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二十二回 嚴嵩獻甥女惑君

卻說嚴嵩久欲將甥女卿憐進於天子，今見其志不遂，便恨恨而歸。回至府中，不勝憂悶，自思：「我著意許久，用了多少心血，才得卿憐習諳歌舞。今一旦大失所望，如何是好？」千思萬慮的，再不能算得一個好辦法出來。忽然想起兵部給事趙文華素有學問，為人多謀足智，新與我相契，何不請他到來商議，或有計策，亦未可知。遂吩咐家人拿了一個年家眷弟的名帖，到兵部中來請趙文華過府閒話。家人領了名帖，便一逕來到兵部公廨，見了趙文華，將帖子遞上，致主人之意。趙文華看了帖子，即忙衣冠，隨著來人急趨相府。

時嚴嵩早已令人預備下酒筵在那萬花樓上，嵩卻在花亭相候。文華來到花亭，見了嚴嵩，急急上前打躬請安。嵩一手挽起，相攜到萬花樓上，分賓主坐下，家僮獻上龍團香茗。趙文華躬身道：「旬日事忙，不曾到府上問安，罪甚，罪甚！不知老太師相召，有何訓諭？」嚴嵩道：「閒暇無聊，特邀先生與我一談。」文華道：「屢擾尊廚，醉酒飽德，不知何日銜結？」

嵩道：「先生何必客套？自古相識者，天下知心無幾人。今我與先生同朝，甚愜素懷，故無事之際，敬邀先生閒談。」文華就要把盞。嵩道：「先生真是長作客套也。」遂對酌於樓上，彼此勸酬，備極歡暢。

嵩道：「昨日皇上欲再冊后，僕欲以小女奉敬，不意今日已立張貴妃矣。此卻先後只差一刻耳，誠為恨事。」文華道：「昨聞太師曾諫來，怎麼皇上如此固執？」嵩道：「皇上以張貴妃有子，故立之。」文華道：「張貴妃出身微賤，帝實不察，將來何以母儀天下？誠不可解也。」嵩道：「我欲送小女進宮，但此刻張貴妃已正昭陽，且帝愛其子，固重其母，倘不肯納，如之奈何？」文華道：「今觀帝亦耽於酒色者，當以計餌之，自無不納之理。」嵩因問其計。文華道：「今皇上與太師乃是忘形之君臣，來日早朝，乘間奏請帝過相府賞花，帝必不推。若是駕臨，太師則盛飾女樂，靚妝小姐而出，使之把盞進饌，則帝必樂。酒至半酣奏之，必然允納的。」嵩大喜，忙謝道：「先生真妙計也！」即與痛飲而別。

次日早朝，帝問嚴嵩道：「近日市中米價如何？」嵩奏道：「今春雨水充足，氣候適合，正是『風調雨順』。各處禾稻豐足，真所謂『一禾九穗』，實足為豐年之慶也。」帝喜道：「若此，則朕無憂矣。」嵩呼萬歲，道：「陛下憂民若此，故上天特降豐年，此蒼生有幸，臣等不勝欣喜之至。際此昇平之時，臣敢恭迎六龍過臣第賞花，小顯君臣之樂，不知有當聖意否？」

帝大喜道：「久聞相國園內佳雅，朕每欲一玩。今相國有心相邀，明日必至，惟恐有累卿耳。」嵩忙謝道：「陛下聖駕一臨，草木生輝。臣不過水酒一杯相敬耳。」帝應允。

嵩辭謝而去，回到了府中，即請文華到府，請他佈置。文華應命，便即喚了嚴嵩的家人要那一件這一項，頃刻之間，擺設得如花團錦簇一般，水陸並陳。預將甥女卿憐修飾，又令各女樂預先打點。

至次早，嵩具朝服伺候。至午刻，只見黃門官飛奔而來，稱說聖駕起行，已離正陽門，將次到了。嵩即令人於路焚香恭迎。少頃，只見黃傘飄飄，遠遠望見鑾駕。嵩即手捧玉圭，跪於地下。那侍衛儀從，一對對的不知過了多少，隨即有女樂十六人，一派笙歌嘹亮，一對香爐過去，就是鑾輿。嵩即山呼萬歲，帝賜平身，嵩扶帝而行，一直來到內堂，方才下輿。帝坐於當中，嵩復山呼舞蹈。帝賜坐問道：「卿居此第幾年？」嵩道：「蒙皇上天恩，臣秉鈞衡於茲三載，居此不覺三年矣。」帝笑道：「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卿與朕相處，屈指不覺將近十載矣。」嵩謝道：「臣以一介庸愚，謬蒙陛下知遇殊恩，不次超擢，惟有赤心一枚，以報陛下也。」

須臾，筵宴齊備。嵩以小碧金車坐帝，令兩個美人牽拽以行，來到萬花樓，果見幽雅不凡，迥殊人世，儼然瑤島瓊台，即大內亦無如此佈置。帝心甚喜，贊道：「此是神仙之府，朕焉得長處此也？」嵩謝不迭。

賞玩了一番，隨即登樓。那樓高數仞，更且四面窗扇，皆以玻璃為之。其中朱棟雕樑，自不必說。嵩請帝坐於當中玉龍墩上。帝仰望無際，青山遠疊，綠水瀟瀟。正是：欲窮千里景，更上一層樓。當下帝觀眺良久，不覺心曠神怡。嵩即親自把盞。

隨有女樂一十餘人，皆衣繡綺，油頭粉面，真如錦簇花團一般。

為首一女子，更覺美豔非常，立於諸女之中，如雞群之鶴，以春蔥捧玉卮，跪獻席前。

帝注視良久，不覺神為之蕩，笑道：「卿真乃神仙中人也！」頻以目視之。嵩乘間進曰：「此女有福，得見天顏，亦一時之大幸也。」帝笑道：「此女不減太真，朕欲為三郎，未審丞相肯見惠否？」嵩曰：「此臣女卿憐也，今年十七歲矣，尚未有問名者。然蒲柳之姿，恐不足近聖聖躬。」帝笑曰：「司空見慣，故以如此，使蘇州刺史斷腸幾回矣！丞相勿吝。」嵩即與卿憐齊呼萬歲，當席謝恩。帝大喜，即賜卿憐平身，命人以小車先載入宮。與嵩暢飲一番，然後回宮。嵩直護駕至宮門方回，好不歡喜。復與趙文華飲至月上東牆，方才各散。

至次日，聞帝即於是夕在翠花苑留幸嚴女。嵩得了這個喜信，以千金謝文華之妙計。從此與文華更加相厚，格外另眼相看。不一月，將文華改擢刑部郎中，暫且不表。

又說嚴氏卿憐，自從一日得帝寵幸，便做盡百般豔媚迷惑人主，帝寵之日深，遂被嚴氏所惑，常在嚴氏苑內。未幾月冊嚴氏為上陽院貴妃，宮中稱為嚴妃，十分寵愛，言無不從。嚴妃便欲謀為皇后。適張后失寵，帝聽信嚴妃朝夕讒譖，遂決意廢張后而立嚴氏。群臣聞之，多有上本阻諫者，帝只留中不發。

八年五月，帝御溫德殿，以皇后本市曹女，不得母儀天下，廢為庶人，立嚴妃為皇后。群臣不敢復諫，張后遂被廢矣。

嚴氏即立，因見張后有子，恐他日自不能立，乃復進曰：「皇后怨陛下深矣，不如仍復立之，庶無後患。」帝問：「何出此言？」嚴氏道：「張后怨陛下之廢彼為庶人，心深慊怨，口出不恭之言，待其子稍長，即當復仇，故宜避之。」帝怒甚，即時囚張氏母子於冷宮，永不許朝見。可憐張后並無失德，一旦為奸妃所害，囚於冷宮，不見天日。時太子年已三歲，日夜啼哭，後甚憂之。宮中之人，無不竊歎。

海瑞聞之，即上本申奏，勸帝復立張后，其內有云：「太子久已儲位青宮，天下所共知也。今一旦被廢，竊恐無以取信於天下。惟陛下思之」等語。帝聞奏不悅，只念海瑞向日廉介，況又是正言，乃批其本尾云：覽奏備悉。卿忠心為朕，然事已更，豈可復乎？姑隱圖之，不負卿意也。汝其隱之。

海瑞見了批語，歎道：「讒言惑主，雖有忠言，皆逆耳矣！」

海瑞不覺已在部三年，應該報升遷擢的，只因嚴嵩記其曾上過奏本一事，心中很恨之，故特不遷瑞之官。瑞不以為意，惟願天子早日省悟而已。

帝既惑於嚴氏，自然重信嚴嵩。此時嵩位極人臣，帝寵信無比，乃尊嵩為國丈。嵩便肆行無忌，朝廷大小事務，悉歸嵩手。凡有升遷降調一切，皆稟自於嵩，然後入奏。嵩又另植群黨，以趙文華為通政司。

時張志伯已為陝甘提督，嵩欲以志伯為護衛，遂奏請撤回志伯為京城兵馬都督。這缺是京城總管，掌理九門軍馬。志伯既得了恩命，即日起程赴京都。先到嚴府請安，隨將禮單呈上。

內開的是：錦州大氈毯一張；黃州柑子一百簍；寶石如意一枝；珍珠如意一枝；碧玉寶帶一圍；金供器五件；西洋時鐘一對；錦緞千端；水晶簾一掛；玻璃照身鏡二面高九尺厚五寸許，紫標鑲；浣火布一丈；玉馬一匹高五尺，有輪自能行走，轉動如生。

嚴嵩看了禮單，惟喜的是那張大氈毯。笑道：「僕因萬花樓高大，冬月欲得一方氈毯鋪於地上，以便暖坐，只苦無此大材料，常以為憾。今見此毯，諒與蜂之寬窄不差甚麼。」志伯道：「丞相試鋪在樓上，看是如何？」嵩即令人展，開鋪在樓上，果然一些

不寬，一些不窄，儼如定制的一般，遂大喜道：「莫非親家量過了，然後命人織的麼？」志伯道：「然也。」嵩笑而謝之道：「親家真知我心也！」遂令人備宴，相與暢飲，盡歡而散。正是：只因心愛處，即便遂懷來。後來張志伯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